

神以歌聲臨到我

成約時代是

神盼望與兒女一起生活的時代

我們的生活必須把神放在第一位

這就是我們可以得到祝福的祕訣！

神以歌聲臨到我
心情的奇蹟

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

神以歌聲臨到我

◎金英順師母

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聽到神的聲音，如此經驗至今已經二十三年了。我的母親常常作深刻的禱告，今天，我想把神臨在我的過程與各位分享一下。

一開始，神通過歌聲來與我接觸，當時，我在異象中聽到讚美詩三百二十四章：「主臨到了，讓我們來服侍祂。」這是我最起初的經驗。

之後，我常看到各式各樣有關音樂的異象，例如，我曾看到一個非常大的黑板，在這個大大的黑板上面，寫著歌譜，然後，有一雙巨大的手，一頁一頁地翻著這些樂譜。那時候，因為沒有什麼經驗，所以只是心裡想著：那上面一定記著非常美妙的旋律，可是，我並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我相信各位每天都從事傳道的活動，我自己也是從事傳道的活動。有一次，我聽到很優

美的小提琴的旋律，所以，我隨著聲音的方向走去，走到最後時，我看到一個人，然後，我向他傳道，這是我通過音樂來傳道的經驗。如此這般，在數年期間，神通過音樂引導我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有一天，神就突然對我說：「你自己來創作新的歌吧！」那時候，我聽到神的聲音，馬上回答說：「我沒有辦法，因為我從來沒有作曲的經驗。」我拒絕了神！

然後，差不多過了一年的時間，有一天，神突然在半夜向我顯現，神的聲音像打雷一樣，非常大聲，說：「你這個不孝的孩子呀！」那時候，我非常害怕，全身發抖，就趕快起來，因為當時太過驚嚇，所以，我就對神說：「是！我要做！」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做。

這件事之後，我的身體起了變化，好像有一種通電的感覺，全身像火一樣地發熱。在那之後的四十天，神就賜給我許多歌詞和歌譜，因此，我就照著神所賜給我的歌詞，做了一冊歌本。

今天，我就向各位介紹其中的一首歌，歌名是「天國的小星星」。接下來，再為大家介紹另外一首歌的歌詞，歌名是「配對大王」。這首歌是把創造原理的二性性相作成一首非常

簡單的歌，讓小孩子一聽就可以理解，因為神的創造都是成雙成對，所以，神就是配對大王。神告訴我說：「這些歌是我賜給小孩子的石版（聖言）。」所以，我盼望教會裡面的小孩子們能夠多唱這歌本裡的歌曲。

在我開始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神就告訴我三項重要的事情——第一，你要讓人們知道神是活活的神；第二，你要告訴人們有死後的世界；第三，無論任何人，只要他犯了罪，一定要通過蕩減法則來接受審判，如此三句話。

首先，我在患者當中，看到了神，意即我發現神是臨在於病患當中的神，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認爲神只存在病患當中，而是我從患者身上發現有神，而且，神常常在他們的身上；所以，神是存在於我們最討厭的地方、最骯髒的地方、最卑微的地方、最低賤的地方——神就存在於這些地方。

我舉個例子向大家說明。通常我們看到中風的人，大都是超過六十歲以上，但是，我看到的這名中風患者只有二十幾歲。他的體格原本非常健壯，但中風之後，他的父親侍奉著他，很吃力地爲他做復健的運動。他的父親已經有七十多歲了，所以，這個七十多歲的父親爲了照顧這個二十幾歲體格健壯的年輕兒子，非常地吃力，他自己本身都搖搖擺擺的，還要

扶持著他的兒子。當我看到這樣的父親時，我真的覺得非常難過，我心裡想：這個父親應該會比這個兒子先去靈界吧！我以為這樣的情景只有我一個人看到，但是，我突然聽到神的聲音，神的聲音對著這位父親說：「我的孩子啊！我來幫助你吧！」

然後，我又看到一位瞎子正在過馬路，我想，一般人如果在路上看到瞎子過馬路時，很少有人看一眼就馬上過去，大部份的人都會回頭再望一望，同時會想：這個瞎子過馬路會不會被車子撞傷呢？所以，我也帶著同樣的心情，回頭再看這個瞎子一眼。這個時候，我就聽到了神的聲音，神以很慈祥的聲音對著這個瞎子說：「我的孩子啊！你跟隨著這光來行走。」所以，我看到神正引導著這個瞎子。

我再介紹另外一位肝癌末期的患者。通常肝癌末期的患者肚子會積水，他的肚子脹得非常大，幾乎手指頭輕輕一碰就會破掉似的，他的臉已經變得非常臘黃，我帶著很同情的心情看著這個患者。這時候，我聽到神的聲音對他說：「孩子啊！讓我來看看你吧！只要你悔改你的罪，回到我的面前，我就可以醫治你的病。」所以，通過以上的例子，我發現神是帶著這樣深刻的愛，帶著這樣一顆慈祥的心來對待患者。

接下來介紹神的心情。

有一天，早上起來就覺得我的心口非常地痛，而且，這樣的痛持續一整天，所以，一天過去之後，我就向神禱告說：「神啊！為什麼我的心口這麼樣的痛呢？」

在這天的前一天，發生一件事情：我去探訪一個朋友，他並沒有宗教信仰，我看他時，買了很貴很好的桃子送給他。然後，回來的路上，我又買了較便宜、較差的桃子。我心裡想：「送人就送最好的，自己家裡的人吃差一點的沒關係。」所以，我就買了品質差一點的桃子回來，結果，我禱告時，神就來告訴我，這件事我做得不對，祂說：「你把這麼好的東西送給不信仰神的人，你連不信仰神的人都送給他這麼好的東西，你為什麼給有信仰的自己的孩子，這麼不好的東西呢？當我看到你們生活這麼困苦的時候，望著你們的父親的心情是多麼地痛苦，你知道嗎？」神講了這句話以後，就哭起來了，然後，我對神說：「天父啊！如果我吃這樣子的水果，讓祢這麼痛苦的話，從今天開始，我想辦法努力買好的水果來吃。」這些話意謂著我們的肉身是神的神殿，神希望我們把我們的肉身當作祂的神殿來照顧。

下面接著來講子孫的痛苦。

我看到很多的子孫受許多的苦。比方說，有一個家庭，他們所有的家族，一個一個得了

各種不同的癌症，很早就死了，他們的孩子常常發生很多事情，遭遇十分不順利，最後，死的死，走的走，剩下的都是一些不成材的孩子。

後來，我爲這個家庭禱告時，發現這一切的結果，就是來自於他的祖先。他的祖先有好幾代都是作山賊，在山上搶人家的東西，因爲這個緣故，他的子孫遭受這麼多的苦。

另外，我再舉個例子。有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不順利，他做建築業倒閉；做不動產的事業也倒閉，凡是接手的任何事業，到最後都倒閉。有一次，這個人有一個賺錢的好機會，可以得到二十五萬美金，但是，在一夜之間，這樣的機會因故變成泡影，失去了這即將到手的二十五萬。

這個人百思不得其解，實在太痛苦了。最後，他來找我，問我到底怎麼回事？「這是我犯的罪？還是祖先的罪呢？爲什麼我做什麼都不成功呢？」他有很大的挫折感。

此人是我們教會的會員，早期的時候，他在真父母的船上工作。每一次真父母出海去捕魚的時候，只要其他的船一靠近，他就站在船上，拿著大刀對著別人的船隻亂揮，叫他們不要接近。不僅如此，在釣魚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海鷗飛來吃釣餌，他就很不高興，守在旁邊，當海鷗一飛來，他就一把抓住海鷗，扭斷牠的脖子，並且用大刀把牠的脖子剝成一塊一

塊的。平常人看來，這是很殘忍的事情，但是他做起來，並不覺得怎麼樣。
有一天，真父親跟他說：「你要學造船，爾後，你應該選擇在海邊的工作做為職業。」可是，這個人不聽真父親的話，他想：「學造船太累、太辛苦了，做一些利潤比較高的生意比較好。」他就跑去做自己的事。但是，總是沒有辦法成功。

我在禱告中發現，他的祖先曾是海盜，所以，這樣的特質就在他的身上顯現，他會很輕易地做出一些海盜的動作。真父親一看到他，就知道他祖先的問題，所以，真父親給他此方向的指示，可是，因為他沒有辦法順服真父親，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沒有辦法成功。

另外，我向大家介紹一件事情。有一個人，他的家庭三代單傳，而且，這三代的獨子都是殘障。照理，殘障是不會遺傳的，但是，這個家庭就是三代都遺傳。我禱告後發現，他們的祖先以前會借錢給別人，後來去向那個人討債，討得不順利就很生氣打對方，把對方打得變成殘廢，受害人一生都無法恢復，並且因這個病痛而死亡，我還發現，他所打傷的這個人是三代單傳的獨子，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故，他自己本身好像承受蕩減一樣，子孫得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另外，我再舉個例子。有一個家庭，他的祖先在希特勒的時代曾經殘殺猶太人，所以，

這個人罹患一種很奇怪的病，只要風一吹到前額，全身就虛脫，沒有力量，好像患了重病，令他非常苦惱。

他去醫學發達的美國治療，也只有病名，卻沒有治療的藥。我在美國碰到他時，就爲他禱告。在禱告時，我聽到神的聲音說：「這個人的祖先是如此殘殺猶太人的！他把猶太人放在火裡面燒；把他們的皮剝下來，用人皮製造一些日常的用具；然後，把死人的頭髮剪下來，做成洋娃娃的頭髮；把人的肉拿來炸油；把人骨磨成粉，當作鈣質摻在奶粉裡面；把人的腸子拿來灌香腸；他沒有放過人體的任何一個地方！」神講述這些話時，非常憤怒，好像他把人當成一頭牛，用盡他身體的每一個部位。祖先原來是犯了這樣的罪！我們想想看，他的子孫，怎麼能夠平安呢？

最後，我就問神說：「這些祖先犯罪的子孫，怎麼辦呢？」神就說：「他們要立三年禱告的條件。」當然，我們知道，一個人要立三年的禱告條件並不容易，可是只有這個方法。我想，我們一般有信仰的人，都很難立三年的禱告條件，更何況這些人的祖先？他們的子孫不一定有信仰，他們怎麼知道要立三年禱告的條件呢？所以、結論就是——要有宗教信仰。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淫亂的血統。這個家庭不僅是父母之間有性愛的關係，這一家的父

親跟女兒也有性愛的關係，所以，這個家庭就絕後了，神沒有給他們任何一個孩子。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就是看到一個瞎子時，我想，為什麼、這個人會變成瞎子呢？原來是他的祖先當中，對父母非常不孝，在他的後代子孫裡面，就出現了瞎子。

還有很多的例子。如果一一列舉，恐怕舉不完，所以，我只舉了以上這些例子。或許大家會想：祖先做的事情，跟我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我要來走蕩減的路呢？大家會想這樣的問題。但是，大家要明白，在靈界並沒有蕩減法，所以，一旦在地上犯罪，去到靈界時，就必須由在地上有肉身的子孫來為他付出蕩減條件，這是唯一能清算其罪行的方法。

像剛才所提到山賊的子孫、海盜的子孫等，他們在地上界生活時，據我所了解，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但是，為什麼他們會遭遇這樣的命運呢？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祖先的罪，一定會臨到在子孫的身上、雖然，他本身可能沒有犯罪，但是，他必須蕩減祖先的罪，說起來，實在令人覺得很委屈，可是也沒有辦法！

一直到現在，我所介紹的是祖先的罪。接下來談談自己犯罪的時候，孩子會遭遇什麼樣的事情。

有一個孩子，他常常住院，出院後又住院，常常連續住院，他的父母痛苦到極點。我就

爲這個孩子禱告。禱告時，神就告訴我說：「因爲這個父親口無遮攔，講話常常刺傷別人的心，帶給別人的心靈很多痛苦和創傷。」所以，神就讓這個父親通過看到自己孩子生病的痛苦，讓他感受到心很痛，藉此反省自己在別人心靈所造成的傷害。

下面介紹的這位現在已經去到靈界。一般我們在社會上常看到很多人示威，在我們教會裡面，也有這麼一個人，他對教會很多事情不滿，所以，就去示威，後來，當他去到靈界後，他的孩子遭遇到很悲慘的命運？這個人本來是祝福家庭，雖然，他這樣示威的行爲，並不是直接針對真父親，但是，他這樣的行爲間接在真父親面前犯了很重的不孝罪，因此，他的子孫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另外，再舉個例子，他也是一個祝福家庭，這個人現在也是已經去到靈界，他們家庭也遭遇到很多事情，所以，我就爲他們禱告。這個家庭的小孩做過很多事情都沒辦法成功，而且接二連三發生很多不幸的事情，這是因爲他的祖先活在地球上界時盜用了公款，所以，他的孩子在這方面就有很大的損失；做生意時，錢財就會一直流失。

另外，跟大家介紹自殺的人。大部份自殺的祖先的子孫家庭裡面，很多後代會莫名其妙地產生一些有關精神方面的疾病。這些自殺人的子孫中，很多都在服用精神病患的藥物，就

是莫名其妙、沒有什麼原因地，精神方面整天都處在極大的痛苦中，很不安，連睡覺都睡不著，自殺者的後代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問問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過我們的一生呢？凡是祖先有問題的，做父母的人要為這些祖先做深刻悔改的禱告，否則，這些祖先的罪會延續到他的下一代。當我們看到這樣的罪惡血統，難道要坐視不顧嗎？讓這樣的血統一直延續下去嗎？我們應該切斷這樣的罪惡血統，讓我們的孩子，不要再行走這樣的蕩滅的路程。那麼，要怎麼做呢？就是我們為祖先多禱告，而且，我們本身不要犯罪了，這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再犯罪的話，我們的孩子也要跟著我們受苦。

我相信各位家庭裡面都有真父母的照片，在我們家裡也有真父母的照片。我每天出門的時候，就禱告說：「父親啊！我現在要出門了。」回來的時候，我就說：「父親！我回來了。」我每天過著這樣的生活。有一天，我同樣如此禱告著說：「神啊！我現在要出門了。」神突然對我說：「你要去哪裡啊？我們一起去吧！」神就如此對我說，所以，我現在出門的時候，我在真父母面前就說：「父親啊！走吧！我們一起走吧！」「讓我們一起來做吧！」

所以，這意思是指現在是成約時代，是神盼望跟兒女一起生活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必須把神放在第一位來生活，這就是我們可以得到祝福的祕訣。

神盼望能夠復歸所有在撒但圈的孩子；神盼望把這些孩子放在自己的懷抱裡面，親自養育他們；神想要在完成的宗族彌賽亞基台上來運作，這個就是成約時代。成約時代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與神一起生活的時代。當我們完成宗族彌賽亞的使命時，地獄的底層就會崩潰瓦解。子孫過深刻禱告生活時、罪惡的血統就會被切斷，那麼，就可以從撒但罪惡的血統，轉移到神方百姓的血統，這時，地獄就沒有任何人了——大家都回到神的面前！撒但很寂寞，就會投降，這就是神的完全復歸。讓我們來衝破地獄的底層，讓我們來把我們的祖先、從地獄裡面拯救出來！這就是宗族彌賽亞的使命。

心情的奇蹟

美國會員 Kate Tsubata

通過真父母宣佈回故鄉作宗族彌賽亞的使命之後，鼓舞著我們申請回故鄉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以下的內容是一位姐妹在從事家庭教會工作上堅忍及其勝利的經驗。

正當真父母提醒我們最後的使命——回故鄉從事家庭教會或者成爲宗族彌賽亞時，我很願意與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五個州及五個家庭教會區域中從事了十四年之久的家庭教會經驗。

自從一九八六年秋季搬到目前所處地區附近後，我幾乎只專心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所以大部分我所受的教育是在此地（West Lanham Hills, Maryland）發生的。

首先，對於那些覺得我的經驗是非正統或非原理的人感到抱歉，因爲這是我的路程，而

且在其中我經驗到活生生的神，對此我並沒有遺憾。無論如何，我並不想傳授我的路程使其成爲典範，這僅是神推動一個人去與祂的方向合一的例子而已。

以下簡述在到我搬到這裡之前所從事家庭教會的一些經驗。

我的第一個真正家庭教會經驗是在猶他州鹽湖城（Salt Lake City, Utah）。在這個城市中，我選定一區域去拜訪所有的人，結果發覺基本的問題在於他們彼此不認識，因此造成他們之間的不信任。

於是開始籌備一個大型的社區晚會，邀請樂師們來演奏、女士們準備餐點、小丑們表演以及當地的各宗教團體，設置一個攤位介紹他們的信仰、服裝及風俗習慣等等。在籌備這晚會的期間，我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迫害：一方面來自教會，另一方面來自外界。州領導者及其繼任者把我趕出中心，並告訴我自己去找一棟公寓且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於是照做了。然後，當我到鄰居的家中時，有些人將我踢出去，因爲我是小文（Moonie）的緣故。

心靈召喚

僕人的僕人

我同時在這兩方面行走「僕人的僕人」的路程。我拿起了掃帚清掃在這地區中每一條人行道；在反對者的屋前，我更打掃了行車巷道、走道及其門前的台階。儘管州領導者的反對，我仍然邀請他成為在音樂節目中一個顯著的角色，並且設置了一個攤位廣告為教會作宣傳。

這次的社區晚會是一個很大的成功，鄰居們互相的拜會、愉快地跳方塊舞、互相學習別人的信仰、並且欣賞鄰居們的音樂演奏。州領導者是音樂宴會中的焦點，為教會做了很好的公關。一位原本最反對的女士帶著眼淚走近我，為著以前對待我的方式感到抱歉，並且感謝我為鄰居們所作的一切。

我完全沈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無論如何，當天晚上，州領導者帶我出去並且告訴我他已經決定——我是要離開本州到其他中心去？或者他將告訴總部我是一位背叛的會員？我爭戰著，打電話給總部，結果被建議到其他州去。所以，為了保護自己祝福候選人的資格，我離開了這心愛的地區。

當我抵達波士頓時，我很快地得到另一區域——牙買加廣場。本來，我打算再次從僕人的僕人立場做起，但是發覺神已經為我預備好了基台。這是我第一次發覺家庭教會工作，不像其他的使命，你絕不會喪失你所已經建立起來的基台。每當你去到新的地區時，此基台正等著你。

第一天我去拜訪人們的時候，我遇見了一位大型公寓的經理。他提供那棟大型公寓讓我繼續實行我的計劃，並且志願幫助我。同時他也是我的「施洗約翰」，介紹我去認識許多人並且擴大他的幫助，如同南美國家大使館的一位領事般。

連續幾天晚上，我帶孩子們去看電影，並開始成為他們的家庭教師，甚至我搬入那大樓公寓中去住，結果發現他最大的弱點在於第二章，儘管已經知道原理，但卻無法內在化。我感到驚嚇與受騙，並且在心情上受到創傷。州領導者建議我放棄家庭教會的工作而成為廚房的姊妹，同時，藏匿起來直到治癒了心情。

我很遺憾地說我接受這個建議，並且放棄我的工作，想著不要直接面對這個問題便可逃避痛苦。為了成為廚房的姊妹，我工作得很賣力，嘗試著以調理美味的食物來侍奉這些會員們，使他們在使命上感到更舒適。無論如何，我無法阻止自己的情緒如同螺旋般地低落下

來。由於切斷了我與地區的關係及活力的來源要素，我感到步履踉蹌、錯誤百出。我得到一個靈子，他是哈佛的學生，宣稱中心迫害他並且停止參加。於是又一次地，領導者控訴我。最後，我真的崩潰了，這傷害的背後使我癱瘓了七天。自暴自棄中，我禱告尋求指引並且得到幾個夢境要我加入新聞世界（News World）。奇蹟般地，中心人物讓我離去，無法理解的，是在我接受七天的受訓之後，必須回到中心成爲報社特派員。我同意了（我覺得如同摩西與法老王），但當我到達紐約，總編輯看到我熟練的寫作技巧時，他們就協議請另一個人代替我回去原來的中心。

最高的盛宴

在紐約，我整天地在使命上工作。用晚上的工作來支付租金，並且與其他五位會員同住，一起做家庭教會的工作。我藉著賣手巾來與人們會面，然後舉辦了一個音樂會，並且在聖誕節時爲他們舉辦了一個盛宴。每個週末的晚上，我們都會邀請客人來共享晚餐、聆聽音樂演奏，之後還有一場演講。我們都盡力嘗試家庭教會的工作——雖然我們的時間只允許每週只做幾個小時的工作。我們亦在上下班的地下鐵途中傳道，在那裡，我遇到一個去參加七

天及二十一 天靈修會的靈子。

接近一九八二年的祝福時，我變得有強烈的罪惡感，我需要更堅強的家庭教會基台，所以，我改變了我的工作時間計畫，在我的區域中，一天工作五個小時並且清洗了外面的每扇窗戶。那場盛宴乃是心情奇蹟的最高點，盛宴是在一座冷凍倉庫中舉辦，使用了各種代用裝備和燈光。我能分享自己對神的心情的時刻是在為客人們唱「O Holy Night」的時候，在這首歌中流露出我對耶穌基督和神的心情，以及在記錄戲劇的時候，那是關於真正的聖誕老公公就是那些伸出援手互相幫助的人們的故事。

在一月時，我的使命突然轉移到 IOWC 而離開這州。事情真是瞬息轉變，於是家庭教會的工作又再次地受挫而代之以街頭傳道。最後，我的丈夫 Kazuo 與我被派到 Charleston 開拓。那是一個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很缺乏的荒地。我被下獄、被從背後襲擊並因此流產。Kazuo 得熱病，被醉鬼襲擊並且被街頭流言所迫害。我們是如此地貧窮，甚至沒有錢買一頓飯的一塊麵包和牛奶。儘管如此，這裡讓我在過了許多年教會生活之後，第一次學習到信仰。也是在這裡我遇到靈的女兒，她目前正在為祝福做準備。

在這裡，我們終於克服了幾世紀以來種族歧視的觀念，並且舉辦一個多民族聯合的慶

典，我們稱它爲 Neighborday。突然間，警察跑來阻止我們在角落的街頭傳道攤位，開來三輛鎮暴車與十八位警員及許多巡邏車。當他們的領導者——一位皮膚黝黑的猶太人來現場制止我們的時候，我們便唱「我們將克服」(We Shall Overcome)，他也加入我們一起唱。我已經打電話給所有的傳播媒體，它們將這所有的一切當成新聞。然後，這位警察要求我們離去，我們便基於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而拒絕了他。有一位記者過去問他一個問題，他犯了一個對記者咆哮的錯誤：「爲什麼你們這些人要留在外頭不回家？你們只會使情況變得更糟而已。」所有的記者們都被這話所震驚，並且說：「哦，所以你不相信我們即使在壓迫下亦有自由？」所以記者們便站在我們這一邊。有一位與我們教會有接觸的 Rev. George Exoo 牧師，也在那裡支持我們，而且碰巧的是，他剛好是警察部門所附屬的牧師，這件事也被刊登在新聞上。

由於我們在 Piccolo Spoleto 大慶典的工作，實際上我們勝過了警察和市長。無論如何，幾次的接觸之後，有些人因爲與我們接觸的緣故，受到他們原本信仰逐出教派的威脅，也有些人因其他人斷絕他們參與其宗教上集會時，亦與我們斷絕關係。

為了孩子的緣故

我被召回紐約，開始從事 Accord 雜誌，然後去到華盛頓，開始從事 The World and I 雜誌的工作。在這段期間當中，由於使命及有小孩的緣故，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沒有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但當 The World and I 建立起來且我們買了房子之後，我開始感到神盼望我能全時間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我瞭解，假如我未能創造一個安全的避難所環繞著他們的話，我的小孩將成爲撒但世界的犧牲品。我了解，只有在社區的家庭和小孩中投資，我才能確定我的小孩將受到我所服侍之家庭的保護。或許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家庭教會的工作變成不僅僅是一種利他的、宗教上的呼喚，或是一種值得讚賞的社會行爲而已。對我的家庭而言，它變成一種求生存的行爲，或是一種尋求保險的行爲。

再一次地，在我們來到之前，我發現神已經爲我們傳遞以前的基台到這裡，且早已準備好。這地區中，現存有公民協會、每年爲孩子們舉辦的嘉年華會、區域中私人的警衛、爲老年人所辦的旅行，及一個聖誕節的晚餐舞會。所以我禱告尋求指導，然後，得到我應該加入他們現存組織的啓示，並且給予他們思念的要素——真父母的心情。

當我們參與會議時，許多事情變得很明顯，在鄰居之間沒有管道可以溝通。我的父親給我一部電腦，於是用它做鄰居的姓名錄，之後，得到啓示，我應該開始利用社區通訊來彰顯善事的發生。當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瞭解到，為什麼真父親投資如此多的錢創建報紙與雜誌。這份社區通訊馬上成為社區中一個記錄的工具，並且這雖然是小小能量的投注但卻能造成很大的影響。每一個人都想讀到有關於他們自己的部分以及有關他們的權利。藉由報導善事，居民受到鼓勵便繼續去做它，並且會互相感激對方及其他的人。

Kazuo 每個月都會發送時事通訊，並且拜訪每棟房子大約兩個半鐘頭。他變成居民帶來好消息的人，這樣的印象深植於居民的腦海中。不久之後，他被要求出來經營指導者委員會，並且無異議地投票通過。

我已經有兩個小孩而且馬上就要有第三個孩子，我無法實際地去拜訪人們，因此我就用電話工作。再加上我正繼續自由投稿的工作，所以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家裡。我的電腦成爲一種經濟上的工具，而且也是家庭教會的工具。

當我聽到關於這地區所有的新聞時，同時被告知所有的問題。一種擾動的樣式便浮現上來：孩子們沈溺於性和麻醉藥物，甚至有的孩子的年齡低於十歲；兒童性騷擾者也常在此區

域中出沒；兩家販賣黃色書刊的商店溢出他們的猥亵進入此社區中；麻醉藥物和酒精把原本的家庭轉變成戰場；離婚正犧牲著小孩；種族歧視使得很善良的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轉變成很冷淡的鄰居；老年人正生活於貧乏當中，沒有能力去請工人來修水管或去看醫生。由於過去一些事件的摩擦，使得某些家庭之間互相仇視對方——正如同真父親所說的，所有在世界上的問題都會在家庭教會工作的區域發生。

我沒有指導者，因為我不認識其他從事家庭教會工作或是對此有興趣的人。我只能向神祈求指引，並懇求神能給予我解答。我也去熟讀有關家庭教會的書，藉此尋求靈感，我似乎在沐浴時得到了很多啓示。（此事對我的鄰居而言是一個笑話，因為若我告訴他們我在淋浴時，那表示我正在拜訪神。）

對年輕人的啟示

不知怎麼地，有些答案浮現出來。我發覺，僅對孩子們說不要去接觸麻醉藥品和性是不夠的；我必須顯示給他們看何謂說「是」。我得到一個靈感去組織一個年輕人的劇團。我們排演「約瑟和奇異的彩色夢幻大衣」。我就近與孩子們工作，並且教他們唱歌、跳舞和表

演，但是更重要的是，教他們如何安排分配自己的時間及處理事情，並且教他們如何戰勝自己的恐懼與消極。

我學會如何鼓勵無給付的義工，爲著一個偉大的理想而努力工作。我甚至學會如何去愛那些迫害我的人，以及那些抱怨這些麻煩事的人，即使這必須要花一年的時間去修復這樣的關係。我學習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喜悅，當我與那曾經反對我的人重新建立起關係時，我真正的學習到如何爲某人流淚禱告，並體會到神的愛是如何思念著人，並盼望如何只給他們善意，儘管這其中包涵著分離的痛苦。

我真正地學習到真父親的感受，感受到他對我們及對世界的感覺。多年來，我的想法和許多人一樣，想要從真父親那兒得到改善。我很少去體會真父親是如此奮不顧身地爲拯救這個世界，他所做的比我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還要偉大，而且真父親只希望我們能夠成長得更快，他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做更多的事。我是多麼地感激啊！當我看到家庭教會的成員表現出任何一個積極且正當的行爲時，我是多麼地充滿喜悅啊！當我發現他們的生活已有某些原理的生活時，我是多麼地快樂啊！當他們自願地對別人親切，並多方地給別人善意時，我瞭解到，我們所正在從事的工作是製造彌賽亞且成爲彌賽亞。我不再有真父親是一位仁慈的

給予者，而我是一個飢餓的領受者的感覺。現在，我感覺到真父親和我是在同一條途徑上，兩者拯救世界的責任均通過類似的經驗，只不過是真父親站在較大的基準，而我是站在較小的基準上。

但是我的較小基準也反映在較大的基準上。這點似乎很難領悟，但我已經經歷它，當我解決了我家庭區域的問題時，多少對於這國家及這世界都會有影響；當我阻止麻醉藥品侵入我的區域時，則此問題即開始在此國家中消退；當我推動將色情書刊販賣店趕出我的區域中，並且暴露它的影響時，這國家便開始發覺其破壞性的特質並且去消除它。

所以，對美國負起責任並不是沒有希望的，甚至對這世界而言，我只要對我的家庭教會的區域負起責任，同時，我也自動地開始影響世界的這些問題。但是最大的利益是：它不只有助於改變這世界，更有助於改變我。我變得更被淨化、更富有愛心、更願意付出。我變得和生命力的元素緊緊聯繫。我發覺，為什麼真父親可以熬夜去愛人類，去給予啓示，並且傳揚真理——因為我現在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原理」不僅只是我相信的某件事情而已，它更是我在做的某件事情。原理指導我如何處理工作上的問題、我的友誼、我的父母的關係以及我的婚姻關係。

我最近看到自己在家庭教會上努力的成果——當我爲了高中聯盟之事而去探訪家鄉時，自從十九歲時我便已離開並且從未回去過，而且我早已忘記那裡人們的甜美。但是如同這國家的其他地區一樣，他們正受到老人和年輕人的代溝、貧富差距的憤慨所苦惱；他們受到經濟蕭條的嚴重打擊，但卻不想要去阻止投機者以及開發者對此地區組織的破壞。正如同我所聽到的，我能了解眞父親是如何地爲我們作預備，同時在物質上和心靈上教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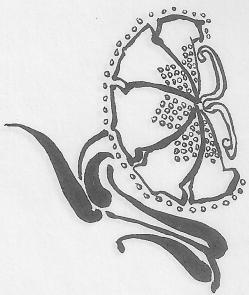
我並不是被迫在這裡發表此內容，而是覺得對美國及對全世界而言，我是站在這樣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眞父親給我們任何我們所需的許可，我們是我們自己的宗族彌賽亞。沒有任何的中心人物會說：「不，你不能做家庭教會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三位一體支持著我們，在這天宙中，我們被賦予責任與權威。

若對於這些都不清楚的話，我只會要求你去你的鄰居那裡並且與他們交談。去發現困擾你那地區人們的問題。瞭解如何使他們奮不顧身地想要去尋找解答、指導及尋找希望。必須瞭解到我們都是醫生，剛從醫學院畢業，受到了全部的訓練卻還沒有實際的經驗。我們確實能夠幫助別人，但我們必須選擇如何去做。

不要說你與它無關。我從未後悔我決定獻身於從事家庭教會的工作。真父親履行了每一個所給予我們的承諾——支持我們的家庭，保護我們的孩子，並且推動我們的國家。讓我們爲了眞父母而成爲果實累累的國家，這是我們註定要做的。

他們嚴肅且狂熱地穿過了荊棘的荒地
開拓出一條自由的大道。

美國啊！美國啊！願神的光輝再次地洗淨，直到成爲一高貴的國家且每樣收穫都屬於神。」



信仰之路是要在内心裡，決意千萬遍後再出發。
為了突破巔峯而收集材料的期間，便是信仰生活。

——旨意之路